

赶尸客栈

凝眸七弦伤 著

与众不同的诡异客栈 · 赶尸家族的断命诅咒
绝色女鬼的一片深情 · 让人战栗的十三血尸
赶尸客栈，通往灵异世界之门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赶尸客栈

凝眸七弦伤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赶尸客栈 / 凝眸七弦伤著 .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
2011.6

ISBN 978-7-80251-917-6

I . ①赶… II . ①凝…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619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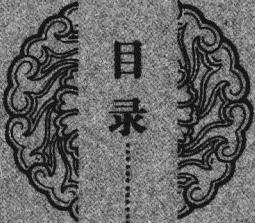
Copyright©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
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赶尸客栈

作 者	凝眸七弦伤
责任编辑	雷燕青
文字编辑	陈珊珊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917-6
定 价	32.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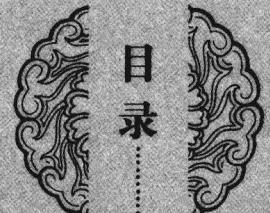
第一章	迎喜神	1
第二章	赶尸客栈	5
第三章	喜神失踪	11
第四章	哑狗功	15
第五章	镇尸纹	19
第六章	养尸地	23
第七章	催尸	26
第八章	地狼	30
第九章	鬼借尸	33
第十章	天雷地火	37
第十一章	旱魃	41
第十二章	洗人皮	44
第十三章	借壳养蛊	48
第十四章	草鬼婆	52
第十五章	神秘老人	56
第十六章	他乡	60
第十七章	撞子	63
第十八章	红衣裹魂	67
第十九章	阴阳顶	70
第二十章	养鬼	73
第二十一章	五帝钱	77
第二十二章	收魂	80
第二十三章	拜师	83
第二十四章	天地法则	86
第二十五章	人生初见	90



目 录



第二十六章	冷翠烛	94
第二十七章	白虎坐煞	98
第二十八章	对影梳妆	102
第二十九章	叫尸鬼	106
第三十章	鬼市	109
第三十一章	齷	114
第三十二章	北斗大阵	118
第三十三章	七魄	122
第三十四章	密谋	126
第三十五章	送邪	130
第三十六章	起尸	134
第三十七章	兽魂	138
第三十八章	义庄	142
第三十九章	柳灵郎	145
第四十章	还邪	148
第四十一章	烧尸森林	152
第四十二章	魏家祖坟	156
第四十三章	独自赶尸	160
第四十四章	背尸人	164
第四十五章	搭骨尸	168
第四十六章	冥婚	171
第四十七章	堪舆图	176
第四十八章	九子孝母	180
第四十九章	拜师	183
第五十章	鬼妻	188
第五十一章	入城	193



目录

第五十二章 重逢	196
第五十三章 倒斗	200
第五十四章 悬天之镜	203
第五十五章 阎王纸	207
第五十六章 血尸	211
第五十七章 死里逃生	215
第五十八章 秘境	220
第五十九章 返校	226
第六十章 杨小那	230
第六十一章 停尸房	233
第六十二章 画地为牢	236
第六十三章 破阵	240
第六十四章 暗八门	243
第六十五章 破而后立	246
第六十六章 炒骷算命	250
第六十七章 麻衣婆婆	254
第六十八章 为伊赶尸	260
第六十九章 魏家血咒	263
第七十章 水猴子	268
第七十一章 七杀碑	271
第七十二章 鬼王娶亲	274
第七十三章 神功出世	278
第七十四章 情伤	282
第七十五章 情逝	285
第七十六章 九阴真火	289



第一章迎喜神



天渐渐破晓，淡青色的天空镶嵌着几颗残星，大地朦朦胧胧的，如同笼罩着银灰色的轻纱。

整个世界万籁俱寂，空气里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

刘老三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他是官庄镇上硕果仅存的一名更夫，他已经在这个古镇上生活了整整70年，做了整整50年的更夫。

“咚！咚！咚！咚！咚！咚！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刘老三振作了精神，扯着喉咙嘶喊，打完这趟，今天的工作算是完成了，等会儿回家后便可以好好地睡上一觉，下午再找张老四他们搓麻将，把昨天输的全都赢回来。

官庄镇是湘西的东大门，原本是一个千年古镇，近年来军阀混战，小镇上大多数青壮年都被抓去做了壮丁，使得这个原本人丁不旺的小镇显得更为萧然。一夜宿雨，使得平日里尘土飞扬的道路看上去格外洁净。

忽然，一只原本垂着耳朵睡着了的黑狗猛地站了起来，吠了几声，神色不安地开始原地打转，然后撒腿向前跑去。

“你个背时砍脑壳的，”刘老三被斜刺里蹦出来的黑狗吓了一条，一脚踢在黑狗身上，黑狗负痛。闷哼了一声，跑开了。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铃声，刘老三忙侧耳倾听，神色越来越严肃，喃喃道，“娘的，这个声音将近四五十年没有出现了，难道，难道又有

人开始做那个勾当？”

“呸呸呸，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刘老三啐道。他顾不得没有敲完梆子，裹了裹大衣，快步消失在深秋的薄雾中。

铃声越来越近，伴随着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喜神过境，人鬼退散。”

薄雾中渐渐现出三个身影，领头的是一个老者，穿着青布葛衣，腰间系着一根黑色腰带，皮肤黝黑，后面留着还未剪去的不过脖颈、清代遗老遗少才会留下的稀疏小辫，但是前额已经开始蓄发，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加上面露凶恶之色，让人十分不喜，虽然秋深露重，但是却依然只穿着一双草鞋。中间一人戴着一斗笠，用轻纱遮面。全身穿着白衣白裤，仿佛死人穿的寿衣，走路的样子也十分特别，手脚僵直，跟在老者身后。最后一人却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衫，只是腰间同样系着一根黑色腰带，身后背着一个脏兮兮的包裹。

奇怪的是，那小孩手中捧着一个白色的大碗，碗中似乎盛满清水，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二人后面，似乎很怕手中清水洒落。

老者手中拿着一叠厚厚的黄纸，上面用铜钱状的利器刺出一串串铜钱般的细孔，这正是湘西特有的冥币，老者手握冥币洒向天空，喝道：“喜神过境，买路借过，凡夫俗子，切勿靠近，急急返乡，入土为安！”

老者在一间小木屋前停了下来，怔怔地看着，“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没见，已经破落到这等地步。”

这间木屋已经破败到看不出年代了，用几根竹子胡乱地撑起，防止它倒塌，两扇大门紧闭，屋前挂着一盏积满了灰尘的灯笼，亮着阴惨惨的光。门楣上隐隐刻着四个字“喜神客栈”。

“喜神客栈，爷爷，是这里吗？”

“就是这里，这就是我们赶脚要住的赶尸客栈，不过，对外还是要叫喜神客栈哟。”

“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那老兄弟还在不在——宁儿，去敲门，记得我教你的方法。”

小孩应了一声，将手中的瓷碗小心翼翼地递给老者。走上前去，挺直腰板清清嗓子，脆生生地道：“天不收，地不留，东来西去又还东，今日借



过你家店，金砖收入你柜中。”

屋内无声响，小孩望向老者，又喊了一遍，只是声音比刚才大了几分。连续叫了三遍，屋内依然没有人应答，老者黯然道：“果然没有人了。我们走吧。”

说完，老者将小阴罗一敲，正要离开，这时，屋内一个声音慢条斯理地道：“天要收，地要留，东来西去又还东，亡人化作金砖一块，金砖收入我柜中。”

老者顿时神色一喜，小孩更是高兴地直拍手，连忙道：“爷爷，有人，有人。”

这时里屋的人又道：“来的可是牙先生？”

小孩连忙回答：“来的不是牙先生。”

里屋人又道：“来的可是脚先生？”

小孩应道：“来的不是脚先生。”

“来的可是船先生？”

“来的不是船先生。”

“来的可是车先生？”

“来的正是车先生。”

“可饮阴间忘魂汤？”

“只饮阳间一壶茶。”

里屋的人沉默了半晌，道：“没想到现在还有车先生光临，稍待片刻，我便迎喜神进柜。”

里屋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显然那人在收拾，不一会，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将两扇大木门打开，老者从怀中掏出一张黄纸做成的符咒，摘掉白衣人头上的斗篷，露出一张惨白惨白的脸，脸上没有丝毫血色，双目紧闭，嘴唇却鲜红如血，整个身上笼罩着一种恐怖的感觉，这果真是一具尸体。

老者把手中的那张黄纸贴在尸体的额头上，右手呈剑指在他脸上，边比划边喝道：“奉请喜神进柜。”

果然，尸体居然动了！

尸体双手直直地伸向前方，双目紧闭，就像常人梦游一般。但是动

作却比人要僵直很多，缓缓地向前走，身体的骨骼摩擦发出一种奇特的声音，仿佛尖刀划过瓷盘一般刺耳，直挺挺地跳过门槛，径直在门后站立。

此时幸好周围除了三人之外并没有其他人，不然，见此情形，非得当场吓晕了不可。

原来此二人就是在湘西已经消声灭迹很久的赶尸匠，而那白衣人自然就是“喜神”。而此处自然是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喜神光顾的“赶尸客栈”。

此时天刚刚破晓。

赶尸客栈和官庄大多数的农家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此处的农家大多喜欢用门板关门，即由十几块木板一次插入门楣中，再用木棍拴住，很少有农家做两扇这么大的木门。屋中间摆着一张旧桌子，原本漆着黑漆，但是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上面油光发亮，四张长凳子也磨光了圆角，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整个屋子黑漆漆的，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阴森感觉。

开门的老板秃头，也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关在屋子里的缘故，脸色透着一种不健康的青色，嘴唇略微有些发紫，他看着喜神进屋，脸上先是闪过一丝惊讶的神色，随后镇静下来。他深深看了爷孙俩一眼，头也不回走进屋去。

小宁捧了一通宵的大碗，手臂早就疼得要死，连忙走向前去，刚要坐下，便被爷爷叫住了：“小宁，爷爷怎么教你的？”

小宁嘟了嘟嘴，从书包中拿出一盏样式古朴的油灯，来到客栈的东南角，这里从屋梁上吊着一个小竹篮般的东西，小宁将手中的油灯放在小竹篮中。接着，老者从怀中掏出一张黄纸，双手一撮，居然在手中燃了起来，小宁看得目瞪口呆，老者口中念念有词：“天命付我，我命负汝，汝若负吾，天命不许，点盏阴灯，照汝前程，汝不负吾，请勿吹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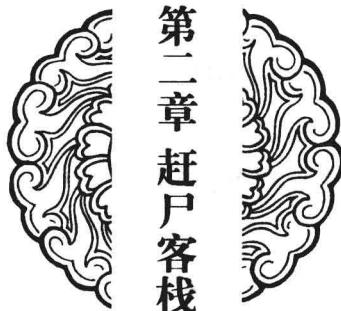
说完，用手中的黄纸将灯点燃，古灯亮出幽蓝的光芒，火苗任凭风吹，也丝毫不动。

“小宁，看好了，千万不能让灯熄灭了，要是熄灭了，可就坏了大事了。”

小宁嘟着小嘴道：“我都累了一晚了，早知道行脚这么累，我才不出来呢。”

老者慈祥地摸了摸小宁的头，笑道：“当时吵着要出来的是你，现在说不干了的也是你，乖，再过一晚，把喜神送到了，我们就回去，我答应你，回去后，把刚才那手不用火点燃油灯的方法教给你。”

小宁一蹦三尺高，拍手笑道：“爷爷说话算数。”



第二章 赶尸客栈

此时赶尸客栈的老板用抹布擦了擦布满灰尘的神龛，拿出三支香点燃——当然他可不会徒手点香，他用的是火石。对神龛拜了三拜，上香。

心细的人会发现，老板上的不是一般寻常人家的观音或者是如来一般的神仙，却是一个牛头人身的怪物。

老板笑道：“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是辰州的魏家吧。”

老者微微一欠身，道：“不错，我就是魏求喜，这是我的孙子魏宁。宁儿，叫爷爷。”

魏宁为人乖巧，连忙叫了声爷爷。老板似乎十分喜欢他，摸了摸他的头，笑道：“长得不错，真不知道你爷爷怎么舍得让你吃这碗饭。”

魏求喜微微一笑：“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总是不能丢的。”

老板性格似乎很开朗，自我介绍说：“我姓张，官庄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张老四，从我爷爷那辈算起，这家赶尸客栈也算是开了一百年了，也就是最近这些年，年年战乱，破败了，唉……”张老四神色有些黯然，唏嘘不已，“只是没有想到最近还会有赶脚的先生过来——魏家应该已经很久没有人赶脚了吧？”

魏求喜神色微微一变，很快便恢复了镇定，笑道：“官庄张家从我爷爷辈就开始听说了，以前凡是湘西的赶脚师父经过官庄，没有不到这里歇脚的——本来我魏家早已不做这行了，但是这次实在是受人之托，才不得不

走这趟脚，现在的年轻人思想都开放得很，整天嚷着什么科学民主之类的口号，我们也听不懂，唉。时代变了啊，哪有谁还瞧得起我们这些个整日与喜神打交道的老不死呢。”

“是啊，时代不同了啊。”张老四长叹了一口气，转换话题：“喜神还没有吃饭吧，我这就去做。”

张老四转身进屋，不一会便张罗出三个菜，一个清炒土豆、一个茄子和一小碗湘西特有的酱辣椒，再加上两碗白饭，看来张老四家并不富裕。

饿了好久的魏宁可不客气，连忙捧着碗就要开动，却被爷爷喝住了：“喜神都没有吃，你急什么。”

魏宁连忙打住，魏求喜用筷子在每道菜上点了一遍，口中念念有词，似乎在请喜神吃饭，然后在东南方烧了一叠冥币，张老四又将所有的饭菜倒回锅内重新炒了一遍才又端了上来，这就算是喜神用过了。

饭后，魏求喜叫过魏宁吩咐道：“去看看喜神的七窍，辰砂是否掉落，若有脱落或者松动，便用辰砂重新补上，七窍不可通了生气。”

魏求喜从怀中变戏法般的变出一叠辰州符，交给孙子，道：“将此符分别贴在额头、胸口、双臂、双膝处，切忌，当新符贴上才可以揭去旧符，否则尸煞发作，后果不堪设想。”

魏宁应了一声，由于喜神身材高大，魏宁拉过一条长凳站在上面，喜神双目紧闭，七窍都用湘西特产的辰砂封住，魏宁人小胆大，面对尸体丝毫没有怯意，仔细将喜神检查了一遍。魏求喜则目不转睛地盯着东南角的那盏灯，火苗直直的，没有一丝颤动。

魏宁知道事关重大，丝毫不敢马虎，按照爷爷的指示将辰州符贴在指定的位置，然后再将旧符撕去，魏求喜接过符咒，双手一撮，在空中燃烧后化作黑蝶般散落。

魏求喜松了一口气，魏宁虽然年纪小，但是做事却是干净利落，丝毫不逊于大人——就算是现在的大人，恐怕让你对着尸体同处一室都不敢，何况是帮尸体换符咒。

忽然一阵穿堂风吹了过来，东南角的火苗一闪一闪，魏求喜脸色大变，连忙走上前去，希望护住跳动的火苗，而此时魏宁正背对着喜神，搬

着板凳坐在椅子上。

呼，魏宁只觉得身后一阵阴风吹过，转过头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原来喜神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他的身后，两只原本闭着的眼睛已经张开，呼哧呼哧地吐着白气，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魏宁。

“爷爷！”魏宁吓得连忙大叫，可是魏求喜此时刚走到油灯旁边，离魏宁有四五米的距离，怎么赶得上正在魏宁身后的喜神？

“喜神走煞了！”张老四吓得大声叫了起来，从桌子上一蹦三尺高，向堂屋后跑去。

喜神从寿衣内探出长臂，惨白的手臂青得吓人，上面没有一丁点的血色，指甲又长又尖，且呈黑色，手臂上长着一寸来长的白毛，双手抓住魏宁倒提了起来。

“喜神息怒！”魏求喜从怀中取出一柄用铜钱串成的小剑，左手变戏法般点燃一串符咒，而此时，喜神好像根本没有听见魏求喜的声音，头机械般地摆了摆，发出卡咔嚓咔嚓的声音，将魏宁提得更高，仿佛要握住双脚活活将魏宁撕开。魏宁死命挣扎，可是奈何死尸似乎力大无穷，活活地抓住魏宁的双腿，任凭魏宁如何挣扎就是挣不脱。

眼看着魏宁就要被这具死尸活活撕裂了！

“疾！”魏求喜将手中铜钱剑上正在燃烧的符咒串起，飞快地跑向前去，铜钱剑直指死尸脑门，竟然直直地从死尸的脑门中穿了过去！

更奇怪的是，死尸没有流血。

“当！”一声巨响，铜钱剑穿过死尸的头部定在了后面的木板上，魏求喜拿起放在桌子上魏宁一直捧着的白碗，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喷在正在燃烧的辰州符上面。

呼，辰州符遇水不仅没有熄灭，反而烧得更旺。

魏求喜喝道：“奉请喜神归位！”喜神似乎僵直了一般，双手停在半空中，魏求喜连忙将魏宁救下。

魏求喜将铜钱剑分别在喜神前胸、后心、双手、双脚各拍打数下，又从怀中掏出一个木制的钉子，硬生生地嵌入喜神的喉间七寸之处，叹道：“你身前是个人物，没想到死了还是这么招煞，我只能用槐木将你的魂魄锁



住，待你入土为安后，我自然会将你的魂魄放出，放你转世，若有得罪，请多多包涵。”

魏求喜又点燃几张符，将烧过后的符咒放入白碗之中，对惊魂未定的魏宁道：“喝下去，免得中了尸毒。”

魏宁看着水中黑乎乎的东西皱了皱眉头，但是依然勉强喝了下去。

这时张老四不知从哪里冒出头来，道：“刚才可是遇见鬼吹灯了？”

魏求喜点了点头，张老四道：“我长了这么大，这次可算是开了眼界，莫非是师父遇见了黑心商人，买的符咒、辰砂都是西贝货——现在的人啊，连死人的钱都敢骗，哪像我们当年，当心遭报应啊。”张老四叹了口气，大摇其头。

魏求喜淡淡地道：“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并非临时买的。”

张老四摸了摸魏宁的头，道：“小朋友，有没有受伤啊，刚才你表现得真勇敢。”

魏宁显然对张老四刚才临阵脱逃十分不满，哼了一声，把头一别，不让张老四摸，张老四不以为意，道：“师父累了一宿，既然喜神尸煞解除，就早点休息，还是老规矩，我为师父们守灯。”

魏求喜皱了皱眉道：“不对，喜神招煞，我行脚从来没遇到过，别说是我，就是我魏家几代也没有遇到过——这附近一定有招煞之物，张老四，你可听说这附近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么？”

张老四摇了摇头，道：“我们这里一向干净，我没有听说过。”

魏求喜喃喃道：“这就真是奇怪了，应该不会这样啊！”魏求喜看了喜神一眼，此时他正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喉咙里的槐木格外醒目，魏求喜不得其解，以为自己想多了，便对张老四说：“那就麻烦你帮我看这盏灯，千万不能熄灭，只要有一点动静，必须马上叫醒我。”

张老四道：“我又不是第一次看灯，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还是晓得的，你们尽管休息。”

魏宁被这喜神吓怕了，离喜神远远的，躺在魏求喜的怀中，不久就睡着了。魏求喜也累了，吩咐了张老四几句，靠在桌上也睡着了。

“不好”，魏求喜从梦中惊醒，猛地坐了起来，此时魏宁睡得正香，魏

魏求喜将魏宁从怀中推开，只见东南角的油灯已经熄灭了！

而张老四居然在地上睡着了！

魏求喜连忙叫醒张老四，急道：“你，你怎么可以睡着！”

张老四迷迷糊糊地应了声，气得魏求喜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寻乡灯怎么灭了？”

“什么？”张老四吓得浑身一哆嗦，果然看见油灯灭了。

魏求喜气得直哆嗦：“不是说好叫你看好的吗！你，你怎么可以让它灭了！出大事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我昨晚睡得很早啊，再说，再说大白天的，怎么，我怎么睡着了？”

“我懒得跟你啰嗦，喜神呢？”

“喜神，喜神怎么了？”

“喜神不见了！”魏求喜气得面色铁青。

什么，喜神不见了，张老四这才反应过来，往门板后面望去，那里果然空空如也。

难道喜神走掉了。

“唉……”魏求喜长长叹了口气，从暴怒中恢复理智，道：“你也知道，喜神如果走煞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昨晚你也看见了，这还是我竭力弹压，并且七窍被辰砂封住的结果，如果喜神一旦七窍全开，变成尸煞，会是什么结果？”

“还记得一百年前溆浦的王家吧。”

张老四浑身打了个冷战，一百年前溆浦王家本来是赶尸匠中最大的一个家族，由于走失了一具尸体，变成尸煞，一夜之间将一个村二百多人全部杀死，王家为了赎罪，全家族 74 人，包括 30 多名赶尸匠全部自杀。从此溆浦王家从赶尸匠的历史中彻底抹去。

“现在怎么办？”张老四问道。

“找啊，天黑之前必须找到喜神，现在是白天，尸煞无法发作，如果天一黑，后果就不堪设想。”

“对，还等什么，赶紧去找。”张老四一拍额头。

“慢着，这事我开始就觉得蹊跷，你真的确定你们这里没有不干净的东西？”

张老四沉思了半晌，道：“真的没有。”

“这就奇怪了。”魏求喜道，“那有没有冤死的？”

张老四苦笑道：“这个就多了，这些年来年年战乱，死了那么多人，哪个不是含冤受屈的，如果都变成厉鬼了，这官庄镇的人早被鬼害死完了。”

魏求喜琢磨了半晌，忽然道：“你这里最后一个来住店的是谁？”

张老四想了想，道：“快四五十年了吧，当时来的好像是年轻小伙子，也是接了一位喜神。后来……”

“后来怎么了？”魏求喜问道。

“后来不知道怎么了，被当地的保长捉住了，说他犯了罪，再后来就活活被这个保长给弄死了，死的时候听说眼睛睁得比牛眼还大，可怜，可怜啊！”

“喜神呢？”

“好像埋了吧。”

“埋在哪里？”

“好像就埋在六死五葬吧，我们这里人死了都埋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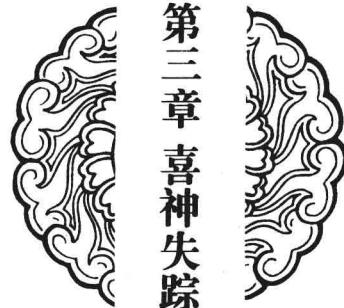
“这就是了。”魏求喜点了点头，道：“定然是它在作祟了，这样就好办多了，按照时间算尸身应该是腐烂已久，已是有魂无身，喜神有身无魂，如果它们一旦合体了的话，就……”

“就怎么样，变人复活吗？”

“如果真的变人复活还好，也算是功德一件，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它们一旦合体，就会变成一具‘行尸’，为祸人间。到时候，我们就是百死也莫赎其罪了。”



第三章 喜神失踪



“宁儿，我们走。”魏求喜不再多做解释，带着孙子急急忙忙离开了“赶尸客栈”。

魏求喜带着宁儿出门却并不急着去寻找喜神，反而在“赶尸客栈”的一个角落停住了。

魏宁不解地问道：“爷爷，我们不是要去找喜神吗，怎么不走了？”

魏求喜微微一笑：“喜神，我们就在这里等，它就会来的。”

“什么？”魏宁不解地问道。

“唉，”魏求喜叹了口气，道：“孩子，你长大后就会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妖魔鬼怪，而是人心啊！”

魏宁年纪小，哪里懂得魏求喜的言下之意，见爷爷不再说话，也乖巧地没有再追问下去。不一会，赶尸客栈的门开了，张老四神色慌张地探出头来，魏求喜爷孙赶紧藏好，张老四见四周没有人，便又进去，过了一会，张老四和两个抬着棺材的陌生人走了出来。

“我果然没有猜错。”魏求喜自言自语道。

等三人抬棺出门，魏求喜和魏宁才好整以暇地出来，魏求喜似笑非笑地看着张老四道：“我不是让你在家等着，你这是要干吗去呢？”

张老四见魏求喜并没有走远，知道自己的“好事”大概已经被魏求喜识破，神色有些不自然，干咳了一声道：“嗯，魏师父不是去寻找喜神了